

小女孩的行醫願

文 / 吳雅汝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第一年住院醫師



吳雅汝堅守小時候的行醫心願，也努力實踐。圖為吳雅汝參加東區人醫會義診。

在奔馳的高鐵上，倚著窗外漆黑的天色和點點燈火，窗戶好似一面鏡子，反射出車廂內的所有人和我自己。在這樣稍微模糊的對視裡，我總是喜歡問自己，現在的我，是否是二十年前我期待的自己呢？

從小在「我的志願」之類题目的作文中，我從不諱言想要當一個醫生，那個初始的念頭真的來自我看到的一個畫面：一對祖孫因為付不出掛號費而被要求離開醫院。在我還能記得的第一次，我跟母親說：「媽媽，我以後要當醫生，然後一

定要免費讓他們看病。」隨後在求學階段，我深刻的記得，真的舉手說要當醫生的同學很少，小學四年級時，還有好朋友問我說，當醫生要在墳場跟死人睡覺，你敢嗎？

我敢嗎？很奇怪，這個當初對我而言是兒戲的話語，至今卻依然清晰的記著，我從來都不覺得那些是左右我志向的焦點，只要最後能夠達到我想要當的那種醫生，我認為這些辛苦或磨練都只是過程，亦或者說是里程碑罷了，就像我經過的一站又一站，時間總是一直帶著我們往前的。在那個大家

都談論小虎隊的年代，沒有人可以跟我討論史懷哲的，因為這個偶像講出來太突兀，但我深深的為能夠到偏遠地區服務的人感到佩服，不論是老師，醫師，傳教人士，同時鄉下地方所刻畫出來的民情也著實讓我著迷。於是在高三那年推薦甄選，花蓮慈濟的醫學系成為我的首選。

能夠到花蓮渡過最期待的二十年華，讓我感到非常幸運。大學的七年生涯，不論是在學業上，道業上，感情上，甚至是醫病互動上，每位菩薩都帶給我無止盡

的回憶，因為那麼的美麗，就像暖暖的燈火，在黑夜裡搖曳生姿。大學畢業後在父母親的支持下，我如願留在花蓮服務，因為在見實習的過程當中，被太多的原住民感動，他們樂天好客的個性，講國語時操著怪怪的口音，朝你咧嘴笑著，無厘頭的回應雖然總是讓人啼笑皆非，但是卻牽動我的感情，讓我無法離開。我特別喜歡楊治國醫師在《醫師的看與不見》當中所描述的：「醫師和病人一旦產生對立關係，彼此就沒有慈悲與感恩可言，所有的醫療就喪失其意義了。」我感覺這樣美好的醫病關係，正是讓我敞開雙手擁抱、不害怕付出的關係，而這樣的醫病互動能夠在花蓮被實踐。

師長帶我們進入醫學的殿堂，同學們之間互相砥礪照顧，但卻有更多更多的關心是來自病人，有的人教我用一念真心付出，有的人教我如何做得更仔細貼心，有的指責會讓我慚愧懺悔，有的人展現出死亡可以何其輕盈時又讓我學會勇敢面對無常與不捨。這麼多滿出來的互動，讓我不得不更努力地泉湧以報。

二十年前的我，對於怎麼樣當個醫生，怎麼樣變成熟是沒有概念的，也想像不到現在我的身邊會有誰，我在哪兒工作，我的生活是日以繼夜還是顛三倒四。

但是今天坐在高鐵上，感受馳騁的速度，在這樣的時間和空間裡，我突然這麼覺得，我的確會一直朝著我最原始的目標邁進，因為心裡頭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初衷，一直不曾抹去。今晚，我彷彿從窗玻璃上，看到二十年前，目睹那對祖孫被拒於千里之外的小女孩，我想謝謝她當時所發的宏願，也想告訴她，不論多辛苦，我敢也歡喜讓各個階段的我用一生來完成。

註：今年十二月七日發生火車上一位產婦廁所產子事件，嬰兒下半身與左腳卡入排糞管，黃綵涅與吳雅汝皆參與於此次救援，成功搶救女嬰，母女均安。 🌿



圖為吳雅汝成功搶救自強號小女嬰之後，接受報社媒體採訪，解說參與過程。（自由時報提供）